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何志国 著

汉晋佛像综合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何志国 著

汉晋佛像综合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汉晋佛像综合研究



序 一

刘庆柱

何志国教授《汉晋佛像综合研究》付梓之际，嘱我为序。读了他三十万言书稿，我感到这是同类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专著，其特色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认为本书相对他以前出版的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专著”，这应该是志国教授的谦虚之词，其实此前他出版的《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论》、《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和《早期佛像研究》等专著，已经引起佛教考古与佛教史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其中不少新观点、新方法，为业内人士所称道。不过志国教授的新作《汉晋佛像综合研究》确实与以前著作有所不同，这就是本书在佛教考古与佛教史研究上更为系统、全面、深刻，可以称得上当今汉晋佛像考古与综合研究方面的力作。我想作者之所以能够撰写出这样的著作，这与他的辛勤耕耘分不开的。他为撰写此书，历时二十七年！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要有“干坐冷板凳”与“十年磨一剑”精神，志国教授用了两个半“十年”还多的时间，踏遍各地、翻遍典籍，殚精竭虑完成了这样一部专著实属不易！这在当今急躁、短平快的学术环境中，是不多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治学精神、态度也是我们学界特别需要提倡的。正是作者这样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使之能够准确、科学指出当今汉晋佛像研究学术领域的关键问题，诸如：未识别的汉晋佛像问题客观评估问题，大量存在的对出土佛像考古资料辨识的错误问题，在汉晋佛像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缺失导致结论的

科学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汉晋佛像研究中缺少新思路、新方法的痼疾,等等。正是由于志国教授脚踏实地、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他对汉晋佛像学术研究历史与现状有了准确把握,从而提出准确、科学论断。

其次,本书在汉晋佛像研究方面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是以往同类著作中很少见到的。佛教文化之于中国学术界是个热门话题,佛教起源、形成于古代印度,但是从其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融合之后,形成所谓“汉式佛教”,对中国并通过中国对东北亚、东南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使之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的中心也由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转移至东亚的中国,然后再东传至东北亚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半岛北部。“汉式佛教”连同中华文明中的“汉字”、“儒学”、“律令制社会”、“重农抑商”等,共同构成世界史上的东亚“汉文化圈”。从这样的历史视阈角度考察、研究汉晋佛像,就不只是限于“宗教史”、“艺术史”的问题了。我觉得作者正是基于汉晋佛像研究这样的宽阔而深厚的学术背景,采取多学科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社会史的前提之下,探究汉晋佛像发展历史,因此本书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就成为其很有特色的地方。

再次,基于作者学术上的考古学“出身”背景,本书十分突出学术研究资料的“科学性”。所谓学术资料的科学性,就是资料“时空”的科学,即“时间”与“空间”的准确“量化”。时空的科学与时空“量化”的“精确”程度密切相关。现代学术发展史说明,在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考古学在学科研究科学化方面的领先地位已成共识。《汉晋佛像综合研究》中,作者将考古发现出土资料置于第一位,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表现得尤为突出。志国教授为此亲临国内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辽宁、甘肃、新疆等地与汉晋佛像有关的遗址、石窟及博物馆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科学考察。考虑到佛教及其研究的国际性,他又两次赴佛教起源地印度实地考察,其足迹遍及西印度十余处早期石窟。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文明,与地中海古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说,研究印度早期佛教深入了解希腊、罗马古文明是十分必

要的,为此他多次赴欧洲,考察希腊、罗马古代文化遗产,参观与早期佛教相关的西方各大博物馆藏品。这些国内外的考察,成为他以考古学为基础,研究汉晋佛像的科学支撑,从而也极大提高了《汉晋佛像综合研究》一书的科学性。

最后,谈一谈本书的一些创新论断与方法。志国在本书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创新性论断,使学界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汉晋佛像研究中的若干重要学术问题。如:在汉晋佛像的本质性“认识”上,他提出的汉晋佛像的“佛神模式”中,汉地民众基于“敬神传统”,而“以佛为神”;胡人则用佛像传播佛教。因此,志国教授明确提出:“汉晋佛像实质是一种充满功利色彩的民间信仰。”他这一论断是颇有见地的。这也说明,有容乃大的中华文明如何把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中国化”,以至于中古时代以后,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儒道释”三教合流,从社会学(儒学)、哲学(道家)、宗教学(佛教)不同角度,参与到中国社会史的构建中。再如,作者对美术史界在研究汉晋佛像艺术中的所谓“佛教艺术存在的‘原始→成熟’传统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学术观点。他认为建立早期佛像编年学,是研究佛像艺术史的前提,而早期佛像编年学必须以历史考古学为基础,这就是“首先应以确切纪年墓葬出土佛像作为年代标尺,确定其时代特点,然后分期,在此基础上,使用图像志分析方法探讨汉晋佛像风格的流变,而不是相反。这是研究汉晋佛像的基础方法,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这里实际上涉及方法论问题,因此志国教授将其提炼为“逆推”方法。从科学史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就是“从已知探索未知”的方法论。

以上是我拜读了《汉晋佛像综合研究》之后的一点粗浅体会,如果时间允许,我能够认认真真的多读几遍,应该感悟会更多。不过我愿意这本书能够尽快与读者见面,使大家尽早共同分享志国教授的学术成果。

2017年4月23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序 二

赵声良

中国佛教艺术的研究向来注重印度—中亚—中国北方的流传路线，盖因丝绸之路文化传播路线明确，历史文献资料较多，沿线佛教石窟、寺院及相关遗迹保存较多。而对南方的佛教遗存的重视则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始有学者关注于兹，经数十年众多学者努力，南方汉晋佛像的资料相继被发现，而其时代之早，往往引起学者质疑。而学界的疑问正好刺激和推动了早期佛像研究的不断深入。时至今日，汉晋佛像在南方大量存在的事实已不容置疑。而北方的佛像，除以往熟知的一些魏晋时代佛像和遗迹之外，新的调查发现亦已超出前人所识。因此，综合南北各地早期佛像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以探究佛教初传中国之时的宗教与艺术状况，也是时势所趋。

何志国先生的《汉晋佛像综合研究》正可引导我们认识中国早期佛像艺术的流传与发展，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孜孜不倦、埋头调查研究，对佛教图像研究的重要收获。本书的特色在于：（1）针对有的佛像出土时并未被识别出，或疏漏，或辨认错误，过去观察和描述中的错误，作了重新、仔细观察，进行甄别，辨识、梳理出汉晋佛像313例。同时，对与佛像相关的墓葬结构、出土位置等方面的情况做了充分的介绍，为读者提供了较详实的资料。（2）以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汉晋佛像的年代进行分期，如对长江上游地区早期佛像以摇钱树佛像为代表，分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摇钱树枝叶佛像；第二大类是摇钱树干佛像。每一类又分若干式。从而推论出汉

晋佛像的基本分期:第一期,东汉中期(约125);第二期,东汉晚期(2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第三期,东汉末期(188—214);第四期,蜀汉前期(214—约240)。把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像分为三期,东吴后期(248—280)、西晋(280—317)、东晋前期(317—350)。通过绵密的类型分析而得出的时代分期,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大量零散的佛像资料所作的系统调查。(3)通过对一些代表性作品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汉晋佛像在造像风格方面的地域性特征及时代演变等特点。特别是能够对照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佛像的艺术风格进行比较分析,对其中的佛塔形制、佛座以及装饰的莲花样式等方面进行绵密的分析,揭示出佛像风格的源流及传播途径。(4)从文化史的角度诠释了汉晋佛像“佛神模式”的性质,认为汉晋佛像实质是一种充满功利色彩的民间信仰。

志国先生有较长时期在四川的文物单位做实地调查与研究工作,后来到大学任教,仍持之以恒地进行考古研究工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6部。他的论著都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并在很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如他曾专门调查汉魏时期的摇钱树资料,足迹遍及四川各地及陕西、云南等地,写出《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一书。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说:“该书其实不是一部摇钱树的‘初步研究’之作,它应该是一部关于目前摇钱树研究方面具有奠基性的考古学学术著作。”何志国先生的研究注重个案分析,从小题目入手,深耕细挖,因而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拓展。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小题目上,当他把足够多的小问题汇集在一起时,便勾画出了一个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宏观的系统——这就是《汉晋佛像综合研究》给我的感受。

由于研究佛教艺术,以前常常读到志国先生的论著,对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实的考古学功底十分敬佩。近年来因研究工作的关系,与志国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知道他对国内外的佛教艺术遗迹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在扎实的文献调查与艰苦的实地考察基础上形成的。2015年我有幸与志国先生一道赴印度考察,得以朝夕相处,共同探讨佛教艺术的发展源流等问题,多获裨益。深感其为人真诚、直率,为学勤奋、踏实。此后每有相聚,便畅谈学术调查的新收获,寝食皆

忘,感其对学问的执着。志国先生的新作《汉晋佛像综合研究》刚一完稿,便传给我,仔细读来,深感此书较系统地梳理了早期佛像资料,并提出了十分精到的观点,其占有资料详实,逻辑清晰,读来令人振奋。志国兄要我写序,我知道自己并非考古专业的学者,虽然研究美术史免不了要读考古方面的著作,但作为外行来评价这一内涵深厚的学术著作,实在有点忐忑不安。但我想,我也可以作为第一个读者来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这是中印文化史上的大事。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来说,佛教的传入并融合到中华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由于佛教艺术的发展,中国在建筑、雕塑、绘画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探讨佛教艺术初传中国之时的诸多文化现象,对于揭示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演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本《汉晋佛像综合研究》无疑为我们了解佛教初传中国之时佛像的传播、发展及其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诸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明晰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丰富和完善了中国佛教史和中国佛教艺术史。相信本书可以给治佛教史、佛教美术史的研究者、爱好者提供重要参考。

2017年4月6日

(本文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摘 要

1. 汉晋佛像共计发现 313 例。长江上游地区流行摇钱树佛像,划分为四期:第一期,东汉中期(约 125);第二期,东汉晚期(2 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第三期,东汉末期(188—214);第四期,蜀汉前期(214—约 240)。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佛像镜和魂瓶,分三期,东吴后期(248—280)、西晋(280—317)、东晋前期(317—350)。

2. 汉晋佛像特点:长江上游发现东汉至蜀汉前期佛像 64 例,以施无畏印佛像为特征。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风格。长江中游发现汉晋佛像 120 例,以佛像镜和白毫相人像数量最多。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独立佛像和菩萨像。长江下游发现汉晋佛像 86 例。流行魂瓶佛像和其他陶瓷佛像。长江中、下游流行禅定印佛像,具有较多的古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长江上、中游出现我国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北方地区发现汉晋佛像 43 例,分布零散。黄河和淮河地区初期佛像图像志较为模糊。中原地区主要是初期金铜佛像。融合了长江流域汉晋佛像和犍陀罗艺术风格。新疆地区是早期石窟和壁画,具有域外风格。

3. 汉晋佛像的源流:汉晋佛像来源于贵霜王朝迦腻色伽时期的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在贵霜王朝统一的大背景下,这两个流派相互吸收了对方的风格,各自发生了丰富的变化。它们的粉本对长江上游地区东汉佛像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献和考古实物证据表明,中国最早的佛塔形制是东汉楼阁式建筑与印度相轮塔刹的结合体。巽伽(Shunga)王朝(公元前 2 至前 1 世纪)的巴尔胡特(Bharhut)、桑奇

(Sanchi)大塔侧立莲花、盛开形莲花和莲花座对长江上、中游地区三种莲花形态产生了影响。汉晋佛像分三个阶段的对南北朝初期佛像产生了影响。

4. 汉晋佛像的传播途径:长江上游地区佛像从《史记》、《汉书》记载的“蜀身毒道”直接传入。中原、西域—青海道、东南沿海地区、牂牁道或交趾道传入四川诸说不妥。长江中、下游地区吴晋佛像受康僧会“设像行道”影响产生,其部分图像志来自长江上游地区的影响。北方汉晋佛像中,新疆早期佛像受到域外影响。中原和黄淮地区受到长江流域汉晋佛像的零星影响。

5. 汉晋佛像的性质是“佛神模式”,即胡人使用佛像传播佛教,汉地民众则以为神。这是我国的敬神传统和胡人的“设像行道”的结合,它曲折地反映了佛教初入中国时,胡人“设像行道”的佛像被汉地民众视为神灵而顶礼膜拜的过程,其奇异的图像(佛像仪轨)被视为神灵而描绘、记录和传承,其教义由于被误读而埋没。汉晋时期存在士大夫译经传播模式和民间佛像传播模式。汉晋佛像实质是一种充满功利色彩的民间信仰。大量考古发现表明,汉晋佛像的实际影响超过文献记载的佛教译经活动。

Abstract

1. In total, three hundred and thirteen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have been found. The Buddha statues of money trees were popular in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is the Mid-Eastern Han Dynasty(125AD); the second is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140s—180s); the third is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188—214AD); the forth is the early Shu Han Dynasty(214—240AD). Soul Jars and Mirror of Buddha were popular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 the late Eastern Wu Dynasty(248—280AD), the Western Jin Dynasty(280—317AD), the Early Eastern Jin Dynasty(317—350AD).

2. The characters of the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Sixty-four Buddha statues in the period from the Eastern Han to Shu Han Dynasty have been found in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characterized by Abhaya Mudra, fused Ancient India and Mathura artistic style. One hundred and twenty Buddha statues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y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majority of them being Mirror of Buddha and statues of Buddha with white vellus hair between eyebrows, and discovered the earliest individual Buddha and Bodhisattva statue.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ight-six Buddha statues have been found. Soul Jars and other ceramic Buddha statues are majority. The Buddha statues with Dhyana Mudra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d more Ancient India and Gandhara artistic style. The earliest pavilion-style pagoda of China was appeared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orty-three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which have been found in the northern area have a scattered distribution. The iconographies of the initial stage Buddha statues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Huaihe River areas are relatively fuzzy. In Central plains area, there are mainly the initial stage gold-copper Buddha statues, fused the Han and Jin Dynasty Buddha statues and the Gandhara artistic style. In the Xinjiang region, the early grotto and frescoes has the outside style.

3. The source of the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 The styles of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are come from the Gandhara and Mathura art in the Kanishka period of Kushan Dynasty. These two schools absorbed each other's style, and each has rich changes. Their draft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occurring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a statu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The literature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proved that the earliest form of pagoda in China was a combination of the pavilion-style building in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pagoda finial with Canopies on it in India. Lotus stand sideways, full bloomed and lotus seat of The Great Stupa of Bharhut, Sanchi in Sunga Dynasty(2nd century B.C.—1st century B.C.) effected the three forms of lotus in the upper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4. The route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Buddha statues were incoming from the "India-Sichuan path"(蜀身毒道)directly. Views the

transmission route is Central Plains, the Western Regions-Qinghai, Southeastern coastal, Zangke or Cochin area are improper. Buddha statues in Wu and Jin Dynasty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were come out by the influence of "set the Buddha statues and sermon"(设像行道)by Kang Senghui(康僧会), some of their iconographies were affected by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rea. Among the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in the North, early Buddha statues in Xinjiang were affected by the outside region.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In Central plains and Huang-Huai area were sporadic influenced by the Buddha statues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5. The nature of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was the "Buddha-God style"(佛神模式), which means people in Han Dynasty thought the Buddha statues that Hu nationalities used to spreading Buddhism were spirits statues. This was a combin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s of fear to spirits with the activities of setting Buddha statues to spread Buddhism by Hu nationalities, reflected the process circuitously that the Buddha statues which Hu nationalities used to spreading Buddhism were considered as spirits and worshiped by people in Han, the bizarre images(The Buddha sadhana) were painted, recorded and inherited as they were spirits, but their doctrine were buried by misreading. The spreading patterns of translated the sutras by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and spreading by folk Buddha statues were existed in Han and Jin Dynasty. The substance of the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was a folk faith full of material gain color. A large number of archaeological finds indicated that the real effect of Buddha statues in Han and Jin Dynasty was greater than the sutras translating which were recorded by literatures.

目 录

第一章 汉晋佛像研究述评·····	1
第一节 汉晋佛像发现、研究历程 ·····	3
一、第一阶段:初始期 ·····	3
二、第二阶段:高潮期 ·····	5
三、第三阶段:平稳期 ·····	7
第二节 汉晋佛像研究现状 ·····	10
一、中国初期佛像年代研究 ·····	10
二、汉晋佛像识别和载体研究 ·····	16
三、汉晋佛像的造像特点、风格和来源 ·····	20
四、汉晋佛像对南北朝佛像的影响 ·····	24
五、汉晋佛像的性质 ·····	24
六、汉晋佛像的传播者和接收者 ·····	30
七、最早佛像的来源和传播途径 ·····	30
第三节 汉晋佛像研究综述 ·····	33
一、1991 年阮荣春综述 ·····	33
二、1991 年何志国综述 ·····	34
三、1993 年何志国等综述 ·····	34
四、2004 年费泳综述 ·····	35
五、2007 年何志国综述 ·····	35
六、2007 年白彬综述 ·····	35
七、2008 年屈大成综述 ·····	36
八、2011 年常青综述 ·····	36

第四节 汉晋佛像研究存在问题	36
一、部分汉晋佛像尚未识别	36
二、误判汉晋佛像	37
三、考古材料辨识错误	37
四、缺少汉晋佛像出现背景的整体认识	39
五、研究集中在少数问题	40
六、缺少考古学研究方法	40
七、缺少新思路和新方法	41
第五节 本书研究思路和方法	41
一、慎重甄别汉晋佛像	41
二、研究总思路	41
三、研究重点	41
四、研究路径	42
五、研究方法	42
第二章 汉晋佛像的发现与分布	44
第一节 长江上游地区出土的汉三国佛像	45
一、摇钱树佛像	46
二、墓刻佛像	61
三、陶座佛像	62
四、佛塔画像砖	68
第二节 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汉晋佛像	70
一、独立佛像	70
二、鎏金铜牌菩萨立像	71
三、佛像镜	73
四、钵生莲花镜	77
五、陶瓷佛像	77
六、金银戒指佛像	78

七、陶佛塔建筑模型	79
八、白毫相瓷俑	80
第三节 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汉晋佛像	83
一、魂瓶佛像	83
二、其他陶瓷佛像	94
三、佛像镜	96
四、佛像画像砖	96
五、佛像金牌	96
六、佛像铜熏炉	96
七、吴晋瓷器莲瓣纹	97
第四节 国内民间和国外收藏汉晋佛像	97
一、摇钱树佛像	98
二、佛像镜	101
三、佛像画像砖	106
第五节 北方汉晋佛像	106
一、中原地区	107
二、黄淮地区	109
三、新疆地区	113
第三章 汉晋佛像年代分期及相关问题	119
第一节 长江上游地区东汉三国佛像年代、分期和特点	119
一、摇钱树佛像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120
二、摇钱树佛像的年代	128
三、长江上游地区其他载体佛像年代	137
四、摇钱树佛像与其他载体佛像比较	145
五、长江上游地区佛像分期	146
六、长江上游地区早期佛像演变	151